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—

如果把太行山比作一棵茂密的大树,那么漳河便是一根纤细的树枝,大丰沟充其量算是这根树枝上一片微小的叶子。

漳河在山谷里呈蛇蚓状弯弯曲曲地流动。出涉县县城东南约60里,右侧郁郁的野树和奇崛的野石间探出一缕水流。沿着水边挂在崖壁上的羊肠小道,向西南方向行走七八里,始见烟火,依次有三簇人家,分别为席家村、申家村、牛家村,各二三十户,依水而居。多少年间,山坡上的黄土,山坡下的绿水,还有满山遍野的杂树野果,就是他们的大千世界,就是他们的生命依存。

大丰沟,天生就是一条普通的山沟。山民们何时来到这里呢?他们的祖先在哪里呢?地名为什么叫大丰沟呢?当年,就连沟里最博学的60多岁的老先生陈书凡,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。

别看村小地偏,却也像沟底里流动的泉水、山坡上静默的青石一样,对季节的冷暖、对世道的静乱很敏感。比方说,以前买盐、打煤油都是赶着驴子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。现在县城让日本人占了,不能去了。锅里没有咸味,夜里没有亮光,这日子的味道就全变了。以前申家村有许姓三兄弟,经常到沟外去联络销路,大丰沟的核桃、黑枣、花椒像沟里的泉水一样哗啦啦地流了出去,换回一驮驮的棉花、小麦,使得家家户户的日子温温暖暖的。可现在不行了,日本人封锁了大丰沟与外界的贸易,把几个来往的商人砍了头。这样,那些堆满大丰沟的山货,只能霉烂在沟底了……

村里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却也知道都是日本人闹的。于是,整个大丰沟都在怀念以前那些平静的日子。

二

故事从1940年的一天讲起。申家村东坡的龙泉观里来了几个外地人,开了一个铁匠铺,每天炉火熊熊,铁锤咚咚。一天,席家村姓李的两兄弟钻进龙泉观,看到了满院子机枪零件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原来,这是一家八路军秘密创办的枪支修械所。

不长时间,龙泉观里的八路军越来越多,不仅修枪,还开始造枪了;不仅造枪,还造地雷、手榴弹……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吃不饱,八路军在村里支起一口锅,挨家挨户给村民们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,还说来修械所干活,一天还要发二斤小米。许家三兄弟自告奋勇,通过修械所的高指导员,当起了联络员。很快,3个小村的青壮年差不多全参加进来了,帮着烧木炭、制硝、碾黑药……陈书凡是沟里识字最多的人,许家三兄弟与高指导员商量,安排他当了修械所的文书。

修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,又秘密从外地运来一个两米多高的冶炼炉,两台机床和一些图纸、量具。战场上的废枪支、弹壳,还有从民间收来的废铜烂铁,

情驻山间

■王兴来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前段时间,我接到任务到大山深处的点位采访,持续的降雨让道路变得格外难走。一路上,车前窗的雨刷器不停地摆动着,窗外雾气缭绕,眼前的风景时而清晰,时而朦胧。当我抵达营区时,已是晚上8点。

雨夜中,一座三层小楼灯火通明,战友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许久了。刚一下车,班长陈中兴就急忙迎过来,递上一件大衣并热情地招呼我进屋。随后,4名战士也围了上来,与我亲切地聊起了家常。

谈话间,我无意中瞥向屋内一侧的监控屏幕。突然,一只明晃晃的大眼睛闯入镜头,把我吓了一跳。几秒钟后,一群黑影迅速掠过屏幕。我愣了一下,大声喊道:“你们快看,那是不是狼?”

旁边的战友拍了拍我的肩膀,笑着打趣道:“那可能是陈班长救过的梅花鹿回‘娘家’了!”听到这话,我感到十分惊讶。

这时,陈中兴开始娓娓道来。多年前的一个晚上,他在巡逻时偶然遇到一只受伤的梅花鹿,便将它带回营区细心照料,并给它起名为“小山”。当“小山”的伤势痊愈后,常常望着对面的大山发

烽火大丰沟

■李春雷

纷纷向这里涌来。不长时间,龙泉观里制造的地雷、手榴弹便堆成小山,像山民秋后收获的核桃、黑枣。一夜之间,那些地雷、手榴弹又全部飞走了。

山外炮声隆隆,沟里人心底很自豪,那些炮声或许也与他们有着某种关系哩。

1942年5月的一天,日军来了。八路军的情报传来,修械所官兵把一部分设备转移走了,剩下的设备在许家三兄弟、李氏两兄弟、陈书凡和牛家村村民牛勇7个人的帮助下,埋在鹰王山下的河滩上。村民们远远地跑到深山里去了,只留下高指导员和这7个村民暗中守护。他们藏身在附近山上一个叫阎王鼻子的山洞里,平时村民们很少上去。没想到第三天早上,几个人还没有睡醒,日本人就悄悄地摸了进来,把他们全俘虏了。

日本人把他们8个人带到申家村岳三堂家的南屋里,用刺刀在每个人的额头上横着挑开一个深深的血口子作为记号。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段,目的是防止他们逃跑,跑了也便于认出。

高指导员毕竟是有经验的,悄悄地嘱咐他们:“你们只承认是老百姓,别的什么也不知道!”

陈书凡岁数大了,缩在屋角里瑟瑟发抖。许三福把头凑到他耳边,低声道:“咬住牙就能挺过去,什么也不要说!”

日本人开始审讯了,问他们修械所设备藏在哪里?几个人都装糊涂,说不知道。

日本人的刑具是狼牙棒,棒上布满了铁刺。高指导员被打得最重,右腿已经被打断了。李家老大李书田的肚子被打破,弟弟李书春哥哥用手紧紧地捂着。许三福、许三贞、许三祥三兄弟本是白发满头了,现在头发全被染红,血块结成了痂。牛家村的牛勇最年轻,断了一只胳膊。陈书凡的手指被打断了,脸痛苦地扭曲着……

人在军旅

■王兴来

■王兴来

呆,陈中兴察觉出它是想家了。于是,他将“小山”送到了山坡上。突然,6只梅花鹿从密林中跃出,“小山”兴奋地奔向鹿群。不过很快,“小山”又跑了回来,依依不舍地舔着陈中兴的衣角和脸颊。自那以后,这群鹿便时常回来探望他。

听完陈中兴的讲述,我提议去营区里走走,看看是否能遇见梅花鹿“小山”。

山里的夜晚静谧无声,我并未发现梅花鹿的踪迹,却被岗哨附近的文化墙吸引住了。

陈中兴介绍,为了丰富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,指导员提出用石头砌建文化墙的想法。在建墙的时候,很多老兵都拿出了自己珍藏的“宝贝”。二级上士张博贡献了9块具有特殊意义的石头,有些是战友退伍前留给他的纪念品,还有一些是他在驻训时从戈壁墙上捡回来的。三级军士长李金亮则献出了他精心打磨的心形石头,那原本是他准备送给媳妇的礼物……

我举起手电筒,光线落在那块心形石头上,发现上面刻着一行小字:“深沉的爱,献给大山。”在那个夜晚,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,一种温暖的情感始终荡漾在心头。

次日,高原的阳光洒下,驱散了积聚一夜的雾气,使得原本乌黑的山头逐渐变得清晰秀丽。在陈中兴的带领下,我开始深入了解这个点位的环境。宿

日本人连审了3天,不给饭吃,不给水喝,只是打。一个汉奸挨个劝诱,谁说出修械所设置的线索,就给谁治伤,还送两头犏牛。

几个人咬定牙关,仍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

夜里,几个人又被拖回到小屋里,躺在地上。以前在修械所里经常见面,但大家忙忙碌碌,互相了解不多,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。

聊天中才知道,高指导员是四川人,从延安来的老红军,35岁了,还未成婚。而牛勇刚刚31岁,已是儿女成群。许家三兄弟都是50多岁,连孙子孙女都有了。李家兄弟是光棍,家中还有一个老娘。陈书凡年岁最大,已经61岁了,两个女儿都出嫁了。

几个人咒骂着日军的残暴,思念着家中的亲人。可他们知道不能当汉奸,不能说出藏设备的位置,不能辜负了大丰沟这片水土。

不能说,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,眼前的形势明朗朗。

窗外的大山们,北崖角、火焰山、南岭山、二郎山、老马寨、鹰王山……从小在这里打柴、割草,现在要一一告别了,来世再见吧。

既然已经认定了死,几个人的心里反倒平静多了。

日本人牵着狼狗,在附近山里连续搜查了7天,翻遍了大丰沟里的每一块石头,没有任何线索。

三

第7天,日本人终于要撤了。

撤退时,鬼子在南屋门口堆满干柴,倒上柴油,把他们8个人的双手捆在背后,又在柴草下放置一个铁雷。铁雷黑黝黝的,西瓜般大小。

火点着了,大火的炙烤把昏死中的8个人再次唤醒了。他们开始了最后的抗争,高指导员用嘴狠命地啃咬着牛勇背后的绳子,满口是血,竟然把绳子咬断了。牛勇爬起来,用仅有的一只手要解脱高指导员,被高指导员一头拱开了。这时,大火已经烧进了屋里,火舌舔着铁雷,铁雷马上就要爆炸!

高指导员命令牛勇:“来不及了,快走,不要管我们!”

西墙上有一个小窗,牛勇扶着墙壁,吃力地站起来,但根本爬不上去。这时,高指导员爬过来,许家三兄弟、李氏两兄弟,还有陈书凡拥在一起,拥成了一座人山。牛勇攀上去,用头拼命撞破木窗,终于将上身探了出去。

这时,只听陈书凡哭喊道:“兄弟,出去捎个信啊,我们什么也没有说……”

牛勇最后回头看了一眼,大火熊熊中,只见几个人泪流满面,紧紧地拥在一起……

“快走!”屋内的几个人一齐喊道。

西墙下是一个斜坡,牛勇一闭眼,滚下去了。刚滚出十几米,“轰”的一声,铁雷炸响了。

第二天,人们清理遗迹,惊骇万分:碎裂的躯体飞散开去,挂在树枝上、墙壁上……所有人都哽咽无语,以额触地,长跪不起。

大丰沟修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,两年之后,迁到大丰沟和漳河交汇处附近。这就是晋冀鲁豫军区最大的兵工厂——西达兵工厂!

舍内务整理得井井有条,被子叠得方方正正,厨房干净整洁,一尘不染,各种食材有序摆放。

院子里,有一片用黑色塑料布遮盖着的地方,我好奇地问:“那是地窖吗?”陈中兴快步走过去,掀起塑料布的一角,露出里面绿油油的蔬菜。

高原上,难得见到这一抹生机勃勃的绿色,我不禁赞叹了一声。

陈中兴解释,经过几次升级改造,大棚可以保持恒温状态,蔬菜长势不错。最难得的是这些土壤,都是战士们从十几里外的山下一袋袋背上的。

“附近山上不是有土吗?”我们试过了,山上的土种不出菜来。”陈中兴一边说着,一边又拉开了一块塑料布。我弯腰仔细查看,惊讶地发现光萝卜就有三四种。

“等中午阳光好的时候,我把塑料布全部掀开,让你看看整片菜地。”陈中兴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午后,山间洒满了金色的阳光。陈中兴领着我走向蔬菜大棚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一大片碧绿的菜畦映入眼帘,令人心旷神怡。

陈中兴凝视着这片碧绿,动情地说:“我们要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,守山人就是要与大山为伴,以阵地为家。”

听到这话,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转过头,我看见战士们正在清除杂草,他们边劳作边交谈,笑声此起彼伏。阳光照耀在每一片绿叶上,水珠从叶尖缓缓滑落……

临别时,我郑重地向这些驻守山间的官兵行了一个军礼,内心充满敬意。在这远离尘嚣的山间,官兵不仅守护着脚下的土地,更将深情与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山野,让这片天地充满了温暖与力量。

我的兵之初

■冯一辰

海风裹着咸腥气,从浪尖一路卷上港湾,撞进一片白茫茫的雾里。

我被风吹得跌了个趔趄,连连捂紧大衣。与我一起站在码头上的,还有其他几个刚下连的新兵,脸颊都被冻得通红。

天色暗了下来。“班长,咱的船啥时候回来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

送兵班长掏出对讲机,沙沙的电流声中依旧没有舰艇返航的消息。远处信号塔的灯光刺破浓雾,在浪尖上投下细碎的金箔,又被翻涌的黑暗吞没。

码头边,负责保障舰艇返航期间带缆作业的几个队员站在系统柱旁,一个个宛如挺立在海岸上的松柏,一动不动。

几乎是一瞬间,一声尖锐的战斗警报划破夜空。那声音像是从海底浮起的巨鲸长吟,震得人胸腔发麻。

近了,更近了!远处的海平线上,一团巨大的黑影破雾而出。低沉的汽笛声响起,几根缆绳被抛向码头。保障队员看准落点,迅速上前,顺势踩住缆绳前端。缠绕、打结、固定,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

舷梯缓缓放下。上舰前一刻,送兵班长指挥我们列队,集体向舰艏军旗敬礼。

登舰后,我被分配到航海部门。夜里,舰艇起锚,千吨巨舰在波浪谷间颠簸。新兵们或轻或重出现了种种不适,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■言 睿

■言 睿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满载新兵的大巴车驶入营区,营门口响起热闹的锣鼓声。首次担任新兵班长的苏鹏飞听到新兵怯生生地喊他“班长”,立即笑逐颜开,拎起大包小包带着4名新兵朝宿舍走去。

饭后,苏鹏飞张罗着给大家拍了一张合影。“等新训结束了再给你们拍一张,好好对比一下。”照片中,苏班长绽放出温暖的笑容。看着班长如此平易近人,新兵们一个个有说有笑,长途跋涉的疲惫顿时缓解。

带新兵一直是苏鹏飞的心愿。因工作与任务冲突,几年间他都与带新兵的机会失之交臂。这次接到通知后,他反而紧张了。他先是向老班长请教带兵技巧,又查阅资料,最终总结出自己的带兵理念:“快乐训练,快乐生活,我要让他们个个都当快乐的兵。”



延安鲁艺的一天(油画)

于小冬作

战舰青春

■冯一辰

而我忍不住呕吐了。

“身子要跟着浪晃,别跟船较劲。”葛班长见我的狼狽样,将我带到了舰艏的舷窗旁。

螺旋桨划开墨色的海面,泛起一道道白浪,这是舰艇的尾迹,黑夜中也清晰可见。我伏在舷窗前深深地呼吸了几口,顿时觉得清爽了很多。

我第一次登上驾驶室是在这次出海的最后一天。

海风悠悠,舷窗外是水洗过一样澄澈的天空。太阳从云层背后游出来,灿烂地照着,在波动的水面上洒满亿万亮晶晶的光斑。

舰长立在瞭望台前,背影如松,口令短促如子弹迸射:“左舵五!”“航向修正三度!”仪表盘的指示灯明明灭灭,声呐波纹在屏幕上起伏,整艘舰仿佛有了呼吸。

葛班长一边教我认舵轮上的刻度,一边说:“转舵像揉面,劲要使匀。”我屏息握住铜质舵轮,掌心沁出薄汗。舰体微微右倾时,他忽然松手:“自己找平衡!”我手忙脚乱地修正角度。我一遍遍练习,直到夕阳将驾驶室染成琥珀色。

夜里,为确保航行安全,舰体进入了灯火管制状态。部署下达后,驾驶室里挤满了人,舰长在导航台前计算着与靶船的方向距离。

“一会儿把眼闭上,实在想看主炮射击,就把帽檐压低点。”葛班长轻声对我说。

“对海长,1分钟后开始射击。”舰长放下话筒,进入作战室。

班长的笑容

■言 睿

■言 睿

■言 睿

转眼间,新兵入营已逾一月,新训生活紧张而充实。可无论训练多苦多累,苏鹏飞脸上始终挂着笑容,那笑容如清泉般滋润着每一位新兵的心田。

新兵小高在自动步枪操作训练时镇定自若,可一旦进行实弹射击,他便开始打退堂鼓,连装填弹匣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手发抖。苏鹏飞不急不躁,一遍遍耐心指导着小高。不久后,新兵团组织全体新兵参加实弹射击考核,苏鹏飞所带班级全员通过。

从靶场返营的路上,寒风裹挟着黄沙,从运输车车厢篷布的缝隙中灌入。苏班长裹紧大衣蹲坐车尾,用宽厚的臂膀堵住篷布缝隙。他一边提醒大家掩鼻防沙,一边笑吟吟地表扬大家取得的优异成绩,那感觉比自己夺冠还要兴奋。

第二天睁开眼,苏鹏飞觉得头晕目眩、浑身乏力。发现班长缺席早操,班里的战士跟商量好了似的凑到班长床前,小高取来大衣要给班长捂

“发射!”对海长给主炮指挥班班长下达了命令。

片刻沉寂后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,主炮接连喷出数道火光,天一下子亮了。

每射出一发炮弹,舰体就剧烈震动一次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震撼,我早把班长说的话忘了,一抬头,只觉得有一团白光的芒刺扎入眼底。25次震耳欲聋的轰鸣中,我用力握住仓位护栏,突然明白班长为什么总说“舰是有生命的”——那震撼不仅来自炮火,也来自水兵们沸腾的热血。

后来的航行中,我渐渐从班长口中了解到更多前辈水兵的故事:寒潮突袭的夜晚,信号班班长主动请缨,攀上摇晃的桅杆,在刺骨的寒风中修理天线,直到睫毛结满冰霜;在激烈的对抗演习中,声呐技师寸步不离仓位,连续坚守10多个小时,直到精准锁定目标频段才肯摘下耳机;一级战斗部署拉响,一名炮手为了快速抵达仓位,不慎摔倒,下颌裂开一个大口子,他强忍剧痛,精准操作主炮打击目标,圆满完成任务后才去处理伤口,缝了整整8针……他们的青春就这样被一寸寸熔进舰的骨骼,化作浪涛间最炽热的光芒。

一年时光转瞬即逝,又一批新兵二连了。迎着战斗警报,我不断调整舵角,驾驶战舰缓缓向码头靠泊。

从瞭望台往下看,晨光正从海平面漫过来,落在一队新兵的脸上,把他们的脸颊映得红扑扑的。海风吹来,他们纹丝不动地立着,只有衣襟和裤管随风鼓荡……

文学

作品

■言 睿

■言 睿

■言 睿

汗,小叶过来摸摸班长的额头,小杨送来病号饭……苏班长望着新战友们关切的目光,笑着笑着眼里就噙满了泪花。

文学

作品

长征

第6484期